

楓窗小牘
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



楓窗小牘

袁 袁 姚
頤 士 麟
撰 續 校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楓窗小牘及其他一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楓窗小牘敘

楓窗小牘。不著撰人姓名。特檢所載先三老一段。與隸釋袁良碑對質。因知其人袁姓。而牘中東坡手書。所云彥方者。卽其大父贊善公也。但文忠集目。祇云與人而已。至稱其父。每日家大夫。不知何官。曾爲良嶽蓀綠華臺作頌。定亦禁近班列。又云。曾王太后得封縣君。從祖嘗倅鄭子曰博士頤。亦是汴中衣簪喬舊。惟此翁若無官而留意當世者。其所記載。有大關係。如趙普醺章及玉牒宗室同姓事。則是上果忘其創業。下自信其背盟。知靖康之禍。高嗣之斬。所從來矣。惟名園記謂普歸洛月餘便卒。洛去汴四百五十里。醺章乘風吹墮太遠。又如張李醉醒志清論家人一卦。盧之翰不謝錢若水。皆足補宋史之闕。其他細碎。多杭汴見聞耳。庚戌春。嘗以質之金壇王損庵太史。云此中多史外別聞。而于惠生王伯弼各稱其鸚鵡文佳。余獨喜燕丹一敘。最爲雄爽簡妙。頃見吳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。爲條質歎賞。第云東坡釋相國寺詩。必謫外時書謎壁間。後來解破耳。不然。卽慧爭德祖捷給不能至此。併識以咨博雅。海鹽姚士麟叔祥敘。

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上

宋 百歲老人袁 駿撰 男博士袁 頤續 海鹽姚士麟校

余迫猝渡江。僑寓臨安山中。父書手定。都爲烏有。第日對窗西烏柏。省念舊聞。得數十事。錄之以備遺忘。時晚秋蕭瑟。喜有丹葉殘霞。來射几案。會錄成。輒呼酒落之。名曰楓窗小牘。

藝祖受命元年秋。三佛齊來貢。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。貢物有通天犀。中有形如龍。槃一蓋。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來。其文卽宋字也。眞主受命。豈偶然哉。藝祖卽以此犀爲帶。每郊廟則繫之。

予僑家後園。有一大井。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。井上有文曰。於維此井。淳育坎靈。有萃有郃。實此儲英。時有長虹上貫青冥。是惟王氣。宅相先徵。爰啓霸主。奠綏蒼氓。沛膏漸澤。配德東溟。臣羅隱謹頌。

太祖征李筠。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。汴民驚曰。點檢作天子矣。更爲一天子地邪。此又人口木簡也。

太平興國中。蜀人張思訓。製上渾儀。其製與舊儀不同。最爲巧捷。起爲樓閣數層。高丈餘。以木偶爲七直人。以直七政。自能撞鐘擊鼓。又爲十二神。各直一時。至其時。卽自執辰牌。循環而出。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。

國初杭、粵、蜀、漢未入版圖。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。至開寶末。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。太宗拓定南北。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。此後遞增至徽廟。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。億

可謂盛矣。及乘輿南渡。江淮以北。悉入虜庭。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。生息之繁。視宣和已前。僅減七百萬耳。尙令此虜。假氣游魂。何也。

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。時徐鉉實與編纂。稽神錄。鉉所著也。每欲採擷。不敢自專。輒示宋白。使問李昉。昉曰。徐率更以博信天下。乃不自信。而取信于宋拾遺乎。詎有率更言無稽者。中採無疑也。于是此錄遂得見收。

楊億作二京賦。旣成。好事者多爲傳寫。有輕薄子書其門曰。孟堅再生。平子出世。文選中間。恨無隙地。楊亦書門答之曰。賞惜違顏。事等隔世。雖書我門。不爭此地。余謂此齊東之言也。楊公長者。肯相較若爾耶。道君皇帝改元宣和。人或離合其字曰。一旦宋亡。此與蕭歸離合後周宣政。爲字文亡日同。太常普律官田瑑家。庭中嘗有光怪。掘地得古鐸三枚。一黃鐘。一中呂。一土死無聲。又一玉管。校長于古玉管。蓋漢晉間物也。其年遂遷職。

趙韓王疾。夜夢甚惡。使道流上章禳謝。道流請章旨。趙難言之。從枕躍起。索筆自草曰。情關母子。弟及自出于人謀。計協臣民。子賢難違乎天意。乃憑幽崇。逞此強陽。瞰臣氣血之衰。肆彼魘呵之厲。倘合帝心。誅旣不誣。管蔡幸原臣死。事堪永謝。朱均云云。密封。令勿發。向空焚之。火正熱亟。而此章爲大風所掣。吹墮朱雀門。爲人所得。傳誦于時。竟不起。

淳化三年冬十月。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。不踰春月。冠蓋雲擁。僧舍填駢。有老妓題寺壁云。曾趁南

風看幾巡。冒霜開喚。喚滿城人。殘脂剩粉。憐猶在。欲向彌陀借小春。此妓遂復車馬盈門。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。今有六民。真宗初卽位。王禹偁上五事。有云。古者井田之法。農卽兵也。今執戈之士。不復事農。是四民之外。又一民也。自佛教入中國。度人修寺。不畊不蠶。而具衣食。是五民之外。又一民也。

李文靖賢相也。與張齊賢稍不協。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。時人語曰。李相太醒。張相太醉。此亦里巷公論也。

汴京閨閣粧抹。凡數變。崇寧間。少嘗記憶。作大髻。方額。政宣之際。又尙急把垂肩。宣和已後。多梳雲尖巧額。髻撐金鳳。小家至爲剪紙襯髮。膏沐芳香。花韉弓履。窮極金翠。一機一領。費至千錢。今聞虜中閨飾。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。遍體香。皆自北傳南者。

邢昺以九經及第。鬱爲儒者。乃傾意欽若。納身垢污。爲士流所薄。嘗奉敕撰爾雅疏義。其後太學生郭盛言。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。郭注邢疏。無論周公不享其意。卽先人得無稱冤地下。且郭迂逆敦。邢附欽若。爾雅近正。今則近邢。盛舉九經。乞辭此疏。時邢自稱子才之裔。太學中語曰。景純有孫。子才無後。宣和中有反語云。寇萊公之知人則哲。王子明之將順其美。包孝肅之飲人以和。王介甫之不言所利。此皆賢者之過。人皆得而見之者也。

祥符中天書旣降。復有道士趙壽國。來上靈寶大洞人皇經。稍記其首篇云。爾時玉清虛皇上帝。在玉清

景靈之宮。忽從自明簾內。傳下玉音。清越嘹亮。三十三天。一時耳根共感。是諸天衆。速駕雲車。龍鸞填隘。天路皆滿。諸天既集。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。劍珮琤琮。交映左右。虛皇曰。嗟爾諸天。聽予渙號。夫天有天皇。地有地皇。人有人皇。天得清皇。地得寧皇。惟此林林衆滿太蒼。下方大亂。予閱是痼。爰召苾義。遣茲訟靈。下撫方州。二亥後先。命處天門。八方歸王。天下太平。今茲嗣皇。實惟聖神。合壽千春。東封泰山。西封金天。威鎮幽朔。鬼方血脰。云云。其言誕譽不經。皆若此類。朝廷雖知其妄。亦賜金帛。設朝受之。供奉大內。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。以屢試不第。隱遯山壑。後以子簿畿縣。薄遊京師。呂折簡召之。不赴。會仁宗詔廢郭后。呂實贊之。至清寓書夷簡曰。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。論家人一卦。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。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。使天下夫婦之主。不得終始其義。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。而將順至此乎。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。僕今知讀書與仕宦。自是兩截事。幸哉。天以布衣終我身也。雖然。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。何者。有所廢必有所愛。能從人主所愛處。有勳力焉。亦必不愛爵祿。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。此一牘也。先爲相業。信後爲相位。賀惟坦夫兩受之。夷簡大怒。併其子逐焉。賢士大夫。亦有天理抹煞處。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。凶忍大奸。亦有天理不泯處。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。

洪駒父才而傲。每讀時輩篇什。大叫云。使人齒頰皆甘。其人喜而問之曰。似何物。駒父曰。不減樹頭霜柿。人每頰面而去。比汴京失守。粘沒喝勾括金銀。駒父以奉命行事。日惟觴酌。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。竟爲

綱紀自利。峻于搜索。坐貶沙門。亦大冤也。

余少長大梁。象養于保抱之手。卽淮泗之間。近在襟帶。未嘗眼見身到。比一旦崩亂。將母則棄妻。挈妻則擲女。屈身孤蓬之底。乘風渡淮。濁浪掀空。幾葬于寶應魚腹。魂魄盡喪。相顧失色。及至江上。于時海潮上逆。狂濤東瀉。渺迷極望。雖騰價買舟。猶與僧尼雜販。共載一船。母妻悲號。至不欲渡。願投江流。舟發未幾。檣爲風折。半欹浪中。滿船狂叫。人心先覆。幸呼它舟擲纜。得抵潤州。此蓋生平未遭之危。合門未遭之苦也。後嘗問人曰。江必從此渡乎。必當更有狹處。其人亦不知答。旣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。大江之南。上自荆鄂。下至常潤。不過十郡之間。其要不過七渡。上流最急者三。荆南之公安石首。岳之北澤。中流最急者二。鄂之武昌。太平之采石。下流最急者二。建康之宣化。鎮江之瓜洲。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。其餘數十處。或道路迂曲。水陸不便。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。于是始知前問之失也。望洋之喻。豈虛也哉。

慶曆三年三月。呂夷簡以司徒歸第。夏竦召至國門而罷。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。杜衍爲樞密使。富弼爲樞密副使。弼固辭。改資政殿學士。乃以范仲淹代弼。又以歐陽修。余靖。蔡襄。王素充諫官。一時朝野懽欣。至酌酒相慶。太學博士石介。因作慶曆聖德頌。其詞太激。邪佞切齒。其頌至范仲淹曰。太后乘勢。湯沸火熱。汝時小臣。危言巖巖。太后一語。仁宗含之在中。不敢出之口者。所不宜言。其最做心目者。如衆賢之進。如茅斯拔。大奸之去。如距斯脫。又曰。神武不殺。其默如淵。聖人不測。其動如天。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。適自陝來朝。竦之密姻。有令于閱者。手錄此頌進于二公。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。二公去閱。范拊股謂韓。

曰爲此恠鬼輩壞之也。韓曰：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。孫復聞之，亦曰：石守道禍始于此矣。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，地上天宮，及余邸寓山中，深谷枯田，林莽塞目，魚鰕屏斷，鮮適莫構，惟野蔥苦蕒，紅米作炊，炊汁許許，代脂供飲，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。

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，封夫人，尚書以上，封淑人，侍郎以上，封碩人，太中大夫以上，封令人，中散大夫以上，封恭人，朝奉大夫以上，封宜人，朝奉郎以上，封安人，通直郎以上，封孺人。然夫人有國郡之異，而武臣一準文階。其後三公大將，封帶王爵者，妾亦受封，特視正妻減階耳。若郡縣君，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，正和二年詔除之。

本朝以童子舉，如國初賈黃中，舉自五代，不論。若太宗朝，洛陽郭忠恕，通九經，七歲舉童子科，淳化二年，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。雍熙間，得楊億，年十一，以童子召對，授祕書正字，咸平間，得宋綬，景德間，撫州進士晏殊，年十四，大名府進士姜蓋，年十三，祥符間，又得李淑，又趙煥，以童子召對，令從祕閣讀書。時年十二，蔡伯希年四歲，誦詩百餘篇，召爲祕書正字。神宗朝，元豐七年，賜饒州童子朱天錫，五經出身，年九歲，賜錢五萬。又天錫從兄天申，年十二，試十經皆通，賜五經出身。紹興七年，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。乾道淳熙間，呂嗣興、王克勤，賜童子出身。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，以不謁丁晉公，擯不以聞，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。

壽山，艮嶽，在汴城東北隅，徽宗所築，初名鳳凰山，後改壽山艮嶽，周圍十餘里，其最高一峰，九十步，上有

介亭分東西二嶺。直接南山。山之東有萼綠華堂。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。玉皇御天。金母嫁女。瑤壁成車。裁瑛作塵。龍馭崑丘。鳥發玄圃。笑月光微。看雲色阻。荷露添華。柳烟生嫵。九重歡眷。六宮遜處。乃構殿房。用當金字。碌碌宜塔。瑟瑟爲戶。碧落深沉。青霞墉堵。小臣獻頌。庶叶萬舞。書館八仙館。紫石岩樓。眞登覽。秀軒龍吟堂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。有雁池。囉囉亭。山之西有藥寮。西莊。巢雲亭。白龍汧。濯龍峽。蟠秀。練光。跨雲。三亭。羅漢巖。又西有萬松嶺。嶺畔有倚翠樓。上下設兩閣。閣下有平地。鑿大方沼。沼中作兩洲。東爲蘆渚。浮陽亭。西爲梅渚。雪浪亭。西流爲鳳池。西出爲雁池。中分二館。東曰流碧。西曰環山。有巢鳳閣。三秀堂。東池後有揮雪亭。復由磴道上至介亭。亭左有極目亭。蕭森亭。右有留雪亭。半山北俯景龍江。引江之上流。注山澗。西行爲漱瓊軒。又行石間爲煉丹。凝觀。圓山。三亭。下視江際。見高陽酒肆。及清澌閣。北岸有勝筠菴。躡雲亭。蕭閒閣。飛岑亭。支流別爲山莊。爲回溪。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。橫亙二里。曰芙蓉城。窮極巧妙。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。山之西北有老君洞。爲供奉道像之所。其地又因瑤華宮火。取其地作大池。名曲江。中有堂曰蓬壺。東盡封丘門而止。西則是天波門橋。引水直西。殆半里。江乃折南。又折北。折南者。過閭闔門。爲複道。通茂德帝姬宅。折北者。四五里屬之。龍德宮旣成。帝自爲艮嶽記。以爲山在國之艮位。故名艮嶽。嶽之正門名曰陽華。故亦號陽華宮。宣和五年。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。載以大舟。挽以十夫。鑿河斷橋。毀堰拆牖。數月乃至。會初得燕山之地。因賜號敷慶神運石。石傍植兩檜。一天矯者。名朝日升龍之檜。一偃蹇者。名臥雲伏龍之檜。皆玉牌金字書之。徽宗御題云。拔翠琪樹林。雙檜植靈。

圉上稍蟠木枝。下拂龍髯茂。撐挐天半分。連卷虹南負。爲棟復爲梁。夾輔我皇構。嗟乎。檜以和議作相。不能恢復中原。已兆于半分南負。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。要皆天定也。巖曰。玉京獨秀太平岩。峰曰。慶雲萬態奇峰。又作絳霄樓。直山北。勢極高峻。竄出雲表。蓋工藝之巧。其後羣閣興築不已。四方花竹奇石。悉萃于斯。珍禽異獸。無不畢集。命市人薛翁。篆擾馴狎。駕至迎立。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。命局曰來儀。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峰。只改名壽嶽。

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。後徙墓下。碑橫裂爲二。上復破泐如圭。然光瑩可鑒。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。至斬賊公先勇。食邑遺鄉六百戶事。考之東漢先人列傳。了不可得。後從駕南渡。得歐陽公集古錄。第釋序世次。及缺文而已。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。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。又不知出自何書。今耄矣。目不能觀書。徒悵悵此事未了。忽從字文學博處。得鄱陽洪景伯碑跋。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。傳云。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。衣繡衣。乘駟馬車至圍。圍使小史侍之。知其非是。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。上封四人爲侯。小史竊言。上問之。對曰。爲侯者得東歸否。上曰。汝鄉名爲何。對曰。名遺鄉。上曰。用遺汝矣。于是賜小史爵關內侯。食邑遺鄉六百戶。不覺快躍而起。簪冠墮地。老髮躑躑。弗暇手握也。家世讀書。碑碣尙在。至一千年。不知碑石上事。媿已媿已。

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。有李後主手題曰。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。著書數十篇。荊州壞。盡焚其書。今在者一篇。知名之士咸重之。見虎一毛。不知其斑。後西魏破江陵。帝亦盡焚其書。曰。文武之道。盡今夜矣。

何荊州壞焚書二語。先後一轍也。詩以慨之曰。牙籤萬軸。裹紅綃。王粲書同付火燒。不是祖龍留面目。遺篇那得到今朝。書卷皆薛濤紙。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。徽廟惡之。以筆抹去。後書竟如識入金也。

丁謂傾意以媚萊公。冀得大拜。然事未可必。生平最尙祿祥。每晨占鳴鵲。夜看燈蕊。雖出門歸邸。亦必竊聽人語。用卜吉兆。時有無賴于慶。貧寒不振。計且必死凍餓。謀于一落第老儒。老儒曰。汝欲自振。必易姓名。當大濟耳。幸無忘我。慶拜而聽之。老儒遂改于爲丁。易名宜祿。使投身于謂。謂大喜收之。門下皆怪問之。謂不答。第曰。吾得此人。大拜必矣。不旬月而謂果入相。此人遂以寵冠紀綱。雖大僚節使。無弗倚藉。闕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。老儒亦以引見。竟得教授大郡。至今相傳。不解所謂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。宰相蒼頭呼爲宜祿。且復姓丁。愈愜所念。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。

道君皇帝以于闐玉。益八寶爲九寶。其文云。範圍天地。幽贊神明。保合太和。萬壽無疆。王初寮草詔曰。太極函三。運神功于八索。乾元用九。增寶曆于萬年。八索用九。可謂切事。徽廟以銀碗盛蘇合香賜之。司馬溫公保身說云。天下有道。君子揚于王庭。以正小人之罪。而莫敢不服。天下無道。君子括囊不言。以避小人之禍。而猶或不免。倘人生昏亂之世。不在其位。四海橫流。而欲以口舌救之。臧否人物。激濁揚清。擦蛇虺之頭。踐虎狼之尾。以至身被淫刑。禍及朋友。士類殲滅。而國隨以亡。不一悲乎。夫惟郭泰。旣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申屠蟠。見機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卓乎其不可及也。先君書此。以置座右。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。吳趙諸公。惜不早見及此。遂陷秦氏酷禍。悲哉。

杭州江隄。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。時錢氏始伯。武肅王以候潮。通江二門之外。潮水衝齧。版築不就。命強弩數百射之。潮水爲避。擊西陵。遂以竹籠石。植大木圍之。率數歲輒復壞。祥符七年。潮直抵郡城。守臣戚綸。漕臣陳堯佐。議累木爲岸。實薪土以捍之。或言非便。命發運使李溥按視。十月壬戌。溥請如錢氏舊制。立木積石以捍潮波。從之。其後踰年。隄不成。卒用薪土。天聖四年二月辛酉。侍御史方謹言。請修江岸二斗門。慶曆六年。漕臣杜杞。築錢塘隄。起官浦。至沙陘。以捍風濤。浙江石塘。剏于錢氏。景祐中。工部郎中張夏。爲轉運使。置捍江兵。採石修塘。人爲立祠。紹興二十年。修石隄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。吏部尙書林大鼎言。潮爲吳患。其來已久。捍禦之策。見于浙江亭碑。自江流失道。潮與洲門。怒號激烈。千霆萬鼓。民以不寧。宜顯置一司。究利病。而後興工。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。帥臣沈龜修石隄成。增石塘九十四丈。武肅王還臨安。與父老飲。有三節還鄉之歌。父老多不解。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。你輩見儂底歡喜。別是一般滋味子。長在我儂心子裏。至今狂童游女。借爲奔期問答之歌。呼其宴處爲歡喜地。

汴京故宮。臨雲蔽日。常在夢寐。稍能記憶。條載于此。宮城本五代周舊都。宋因之。建隆三年。廣皇城東北隅。命有司畫洛陽宮殿。按圖修之。周圍五里。南三門。中曰乾元。東曰左掖。西曰右掖。東西面門。曰東華。西華。北一門。曰拱宸。乾元門內。正南門。曰大慶。東西橫門。曰左右升龍。左右北門內。各一門。曰左右銀臺。東華門內一門。曰左承天。祥符西華門內一門。曰右承天。左承天門內道。北門曰宣祐。正南門內。正殿曰大慶。東西門曰左右太和。正衙殿曰文德。兩掖門曰東西上閣。東西門曰左右嘉福。大慶殿北有紫宸殿。視

朝之前殿也。西有垂拱殿。常日視朝之所也。次西有皇儀殿。又次西有集英殿。宴殿也。殿後有需雲殿。東有升平樓。宮中觀宴之所也。宮後有崇政殿。閱事之所也。殿後有景福殿。殿西有殿北向。曰延和。便坐殿。凡殿有門者。皆隨殿名。宮中有延慶、安福、觀文、清景、慶雲、玉京等殿。壽寧堂。延春閣。福寧殿。東西有門。曰左右昭慶。觀文殿西門曰延真。其東真君殿。積慶前。建威真閣。又有龍圖閣。下有資政、崇和、宣德。述古四殿。天章閣下有羣玉、藁珠二殿。有寶文閣。閣東西有嘉德、延康二殿。前有景輝門。後苑東門曰寧陽。苑內有崇聖殿。太清樓。其西又有宣聖、化成、金華、西涼、清心等殿。翔鸞儀鳳二閣。華景、翠芳、瑤津、三延。延福宮有穆清殿。延慶殿北有柔儀殿。崇徽殿北有欽明殿。延福宮北有廣聖宮。內有太清、玉清、冲和、集福、會祥五殿。建流盃殿于後苑。又有慈德殿、觀稼殿、延曦閣、邇英殿、隆儒閣、慈壽殿、慶壽宮、保慈宮、玉華殿。基春殿、睿思殿、承極殿、崇慶、隆祐二宮。睿成宮、宣和殿、聖瑞宮、顯謨閣、玉虛殿、玉華閣、親蠶宮、燕寧殿、延福宮。致和三年春。作新宮。始南向。殿因宮名曰延福。次曰蕊珠。有亭曰碧琅玕。其東門曰晨暉。其西門曰麗澤。宮左復列二位。其殿有穆清、成平、會寧、睿謨、凝和、崑玉、羣玉。其東閣則有薰馥、報瓊、蟠桃、春錦、疊瓊、芬芳、麗玉、寒香、拂雲、假蓋、翠葆、鉛英、雲錦、蘭薰、摘金。其西閣有繁英、雪香、披芳、鉛華、瓊華、文綺、絳萼、穠華、綠綺、瑤碧、清陰、秋香、叢玉、扶玉、絳雲。會寧之北。疊石爲山。山上有殿曰翠微。旁爲二亭曰雲歸曰層巘。凝和之次。閣曰明春。其高踰一百一十尺。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。其甍附城築土植杏。名杏岡。覆茅爲亭。修竹萬竿。引流其下。宮之右爲位二。閣曰晏春。廣十有二丈。舞臺四列。山亭三峙。鑿圓池爲海。跨海爲亭。

架石梁以升山。亭曰飛華。橫度之四百尺。有畸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。又流泉爲湖。湖中作隄。以接亭。隄中作梁以通湖。梁之上又爲茅亭。鶴莊。鹿砦。孔翠。諸枿。蹄尾動數千。嘉花名木。類聚區別。幽勝宛若生成。西抵麗澤。不類塵境。其東直景龍門。西抵天波門。宮東西二橫門。皆視禁門法。所謂晨暉麗澤者也。而晨暉門出入最多。其後又跨舊城修築。號延福第六位。跨城之外。浚壕深者水三尺。東景龍門橋。西天波門橋。二橋之下。疊石爲固。引舟相通。而橋上人物。外自通行不覺也。名曰景龍江。其後又闢之。東過景龍門。至封丘門。此特大概耳。其雄勝不能盡也。

余汴城故居。近陳州門內。蔡河東畔。居後有圃。喬林深竹。映帶城隅。中有來鶴亭。王大父時。有野鶴來棲。遂馴狎不去。蘇子瞻有詩云。鴻漸偏宜丹鳳南。冠霞披月羽毵毵。酒酣亭上來看舞。有客新名喚作耽。每誦此詩。未嘗不淚滿青衫也。

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墨一紙云。累日欲上謁。竟未暇辱教。承足疾未平。不勝馳繫。足疾惟葳靈仙。牛膝二味爲末。蜜丸。空心服。必効之藥也。但葳靈仙艱得真者。俗醫所用。多葉本之細者爾。其驗以味極苦。而色紫黑。如胡黃連狀。且脆而不韌。折之有細塵起。向明示之。斷處有黑白暈。俗謂之有鴿鴿眼。此數者備。然後爲真。服之有奇驗。腫痛拘攣皆可已。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。二物當等分。或視臟氣虛實。酌飲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。獨忌茶耳。犯之不復有効。若常服此。卽每歲收槐。阜莢芽之極嫩者。如造草茶法貯之。以代茗飲。此効屢嘗目擊。知君疾苦。故詳以奉白。元素書已作。稍暇詣見。軾白彥方足下。王大父有末疾。

故以此方見示。此紙尙存篋中。渡江已來。與妻孥共寶者。

徽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。忽宜平日所愛小人。其馬至御前。馬不肯進。左右鞭之。益鳴跳。不如調訓。時。圉人進曰。此願封官耳。上曰。猴子且官供奉。況使小烏白身邪。勅賜龍驤將軍。然後帖然就轡。

荆公柄國時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。終歲荒蕪湖浦焦。貧女戴笠落柘條。阿儂去家京洛遙。驚心寇盜來攻剽。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。及荆公罷相。子瞻召還。諸公飲蘇寺中。以此詩問之。蘇曰。于貧女句。可以得其人矣。終歲十二月也。十二月爲青字。荒蕪田有草也。草田爲苗字。湖浦焦水去也。水旁去爲法字。女戴笠爲安字。柘落木條剩石字。阿儂是吳言。合吳言爲誤字。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。蓋言青苗法。安石誤國賊民也。

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。不可不熟看其要處。云所謂良史者。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。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。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。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。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。有微妙之德。使由之者不能知。知之者不能名。其言至約。其體至備。而爲之二典者。推而明之。所記者。豈獨其迹。併與其深微之意。而傳之無不盡也。至于後世諸史。事迹曖昧。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。相與合謀之臣。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。而一時儉奪悖理之人。亦幸而不暴著于世。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。第其中反覆照應處。多累句重疊。爲可惜耳。

汴京河渠凡四。曰蔡河。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。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。曰汴河。自西京洛口分水。